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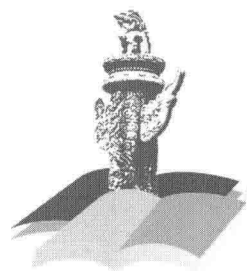
珍藏版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中山大学图书馆 编

黄埔军校史料汇编

第二辑
第二六册

广东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中山大学图书馆 编

黄埔军校史料汇编

广东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第二辑
第二六册

陸軍軍官學校

第二六册目录

黄埔月刊.....二六·一

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六·三

复刊特大号 新年专辑（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二六·一五一

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二六·四〇五

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二六·五五〇

黄埔月刊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月刊社

编辑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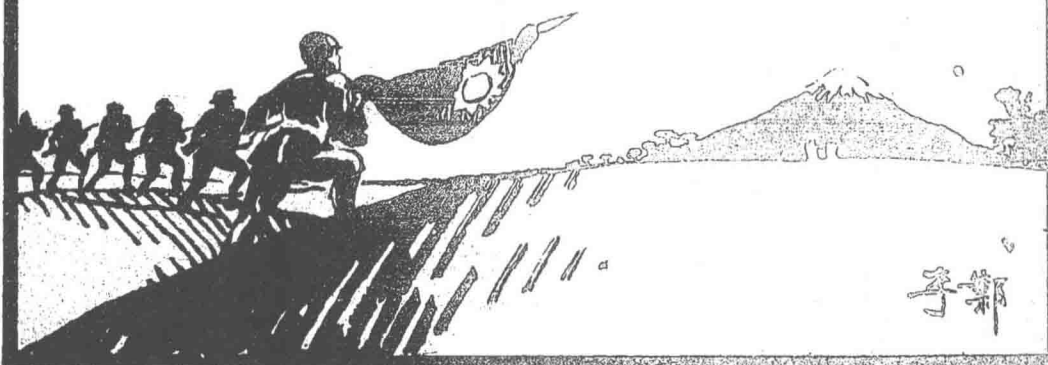
四川省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藏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月刊社出版

黃埔月報

第三卷第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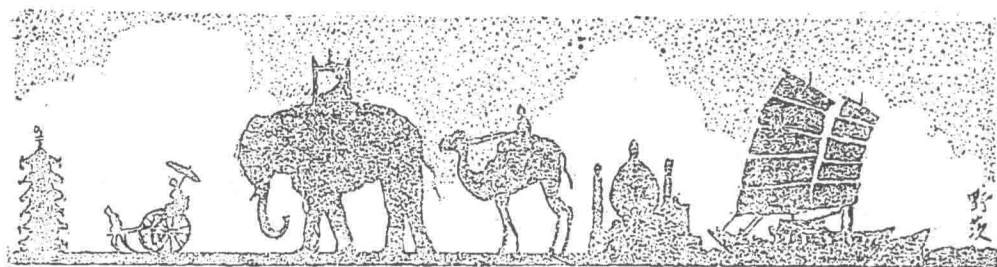
子郭

本刊重要徵文啓事

敬啓者本刊自出版以來，深蒙校內外諸同志熱心擁護，踴躍惠賜鴻篇鉅製，光寵有加，欣感莫名！惟本刊之方針，在於政治與軍事雙方並重，然而過去承各方所供給之材料，大多偏於政治方面之理論的文字，而頗少關於軍事方面之學術的研究，以致不能充分表現本刊之特色。而盡饜讀者之慾望，是誠不無缺憾！今後本刊力求革新，擬於政治論文之外，更多發表關於軍事學術的專門研究，並介紹與軍事有關之最新的科學知識，敬希校內外之軍事專家，軍學碩彥，鼎力匡助，時予指導，務乞 勿吝珠璣，寵賜宏著，藉光篇幅，無任幸盼！來稿如經掲載，並當從優致酬，以答盛意也。

◎本刊特別徵稿啓事

敬啓者 敝刊 最歡迎關於軍中生活日記，或隨軍筆記，或最近前方戰事紀述等一類文字及戰地軍事照片，如蒙 惠賜，一經登載，報酬從豐。



黃埔月刊第二卷第三期目錄

插圖

和蘭女皇

論說

日本帝國主義財政之危機	譚振民
滿蒙問題之國際觀	谷聲震
東北鐵路之現狀	以文
德國之危機及其對策	余克劍
英國之補救經濟政策及其影響	陳恭樹
蘇俄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計劃的真相	文聖律
和蘭軍警之現況及其航空事業之一斑	周敦禮
熱河的概況(續)	畢長風

學 術

煙幕之散布……………陳止戈

瑞士軍制……………吳光傑

戰略與政略的關係(結)……………何成璞

自由論壇

日帝國主義掠奪東省的認識與反帝國主義……………葉琦

中日作戰的預測……………毛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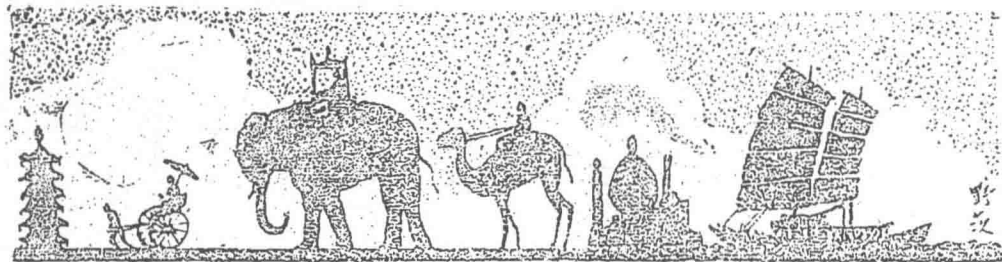
文藝園地

波萊士……………周樂山

幻滅了的舊夢……………謝厥成

本校概況

法規 紀事 日誌





日本帝國主義財政之危機

譚振民



一、緒言

自從暴日侵佔我東北事件發生，舉國激憤，羣情恟恟，一般的輿論，都主張對日決一死戰，誓以武力收回東北失地，因為無論我國作戰的實力如何薄弱，與其坐而待亡，何如背城借一，作壯烈的犧牲，而且暴口縱然強悍，亦自有它的弱點存在。我們試從它國內的經濟上，社會上，財政上種種危機和矛盾的情勢來考察，若我國對日實行持久戰，則倭奴也未必能操勝算，這是毫無疑義的。現在我們只就日本帝國主義的財政危機，下一個詳細的分析，藉以認識帝國主義的日本之弱點，而增加我們的勇氣。

今日之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財政，確已陷於危境，每年支出愈加膨大，而收入愈不能相抵，國債有增無減，國民負擔能力，幾至山窮水盡，民政黨的濱口內閣及若槻內閣雖以

黃埔月刊 論說 日本帝國主義財政之危機

緊縮政策相標榜，然仍無補於財政的窮蹙，以致昭和七年度
的新預算編成，極感困難，據本月七日國民社東京電：『今日內閣會議核准藏相井上提出之預算案，計支出日金一，四七九，九〇〇，〇〇〇元，收入日金一，三〇七，八〇〇，〇〇〇元，兩比不足一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元，閣議核准藏相發行公債一三二，〇三〇，〇〇〇元，以彌補預算案缺乏之計劃，並將增高稅率，俾增多收入四〇，〇七〇，〇〇〇元。』又本月九日東京電：『據大藏省調查統計，國債總額至十一月末，已達六十一億九千七百萬元，加以明年度預算又不敷，財政已陷窮蹙，茲據其債券內容如下：（一）內國債四，四八六，〇〇〇外國債一，四七，〇〇〇大藏證券一七五，〇〇〇米穀證券五九（單位日金百萬元）。（以上均自中央日報）依照上述而觀，日本的財政已感異常拮据，明年度預算收入相抵尚差一億七千萬元，而彌補之策，不外增稅

黃埔月刊 論說 日本帝國主義財政之危機

二

與發行公債二途。然而日本國民對於租稅的負擔，如下文所述，已較任何歐美各國爲重，若再加稅，非使國民經濟完全瀕於破產不可，所以最近政友會內閣上台，即本其平素所主張的政策，決然廢棄前內閣的增稅預算案，而改以發行公債補收入之不足。觀日聯社十月十四日東京電：『現政府擬改編若槻內閣編成之明年度預算案，然因議會開期已迫，無暇討論預算問題，暫定方針採用前內閣歲出預算之原則，至於歲入預算，現政府之計劃如次：（一）放棄前內閣計劃之增稅案，（二）改變歲入預算，廢棄增稅，（三）行財稅整理費彼此相抵，其缺額以發行公債辦法補救。』又據日聯社二十日東京電：『大藏省既發行之大藏省證券達一萬七千五百萬元，然最近財政狀態，極爲困難，決定發行新證券一萬萬元。』總之，無論增稅或發行公債，日本帝國主義財政的危機與矛盾，已日趨於深刻化和尖銳化，是不可掩蔽的事實。

但是，我們要把握日本帝國主義財政的危機，須先了解帝國主義的日本之國家財政本身之本來的特質，尤其是非明瞭其近時發展之特殊性不可。本文的目的，就在於此。

二、日本財政之膨大

帝國主義的日本之國家財政極端膨大，和它的資本主義經濟力不相適應，是其本來的一個特質。換句話說，就是：租稅負擔比較國民所得，其比率非常之大。在歐戰前的一九一三——一四年的會計年度，每人的國民所得，僅不過五七·七圓，可是每人的租稅負擔，却達到一〇·五圓，占前者之一八·二%。這負擔率，約當美國的三倍，意大利的二倍強，英國及德國的一倍半強，無論比法國或加拿大都要高（參照第一表）。帝國主義世界戰爭，課歐洲的帝國主義諸國以莫大的債務，同時，在遭逢戰爭倖運的資本主義日本，却

第一表

國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三年		
	每人所得	每人稅負擔	租稅負擔率	每人所得	每人稅負擔	租稅負擔率
日本	五七·七圓	一〇·五	一八·二	一〇二·八	二二·四	二一·九

北美合衆國	三五二。五	金元	二二。八	六。五	五四六。〇	五四。六	一〇。〇
加拿大	二〇二。五	金元	二六。八	一三。三	二六六。〇	五一。〇	一九。二
德國	六四二。五	馬克	七五。八	一一。八	四八〇。〇	一二四。五	二六。〇
法國	九四。二	法郎	一三。一	一三。八	四一七。五	七四。四	一七。八
意大利	五六七。五	里拉	四八。七	八。六	二四六。五	四九。四	二〇。〇
英國	四八。八	磅	五。六	一一。五	八五。三	一八。九	二二。一
澳大利	五三。〇	磅	五。五	一〇。四	七一。七	一三。二	一八。五

沾惠了償還一大半外債的機會；但是在戰後的一九二三——二四年的會計年度，每人的租稅負擔額，計國民所得的一〇〇。八圓中，占二二。四圓，負擔率增大到二一。九%，若和歐戰前比較，雖國民所得增一。八倍，而租稅負擔高至一倍。這二。一九%的租稅負擔率，和資本主義沒落的英國是同位的，不過僅比敗亡的德國較少而已；若和法西斯蒂

的意大利，以德國賠款來補償財政的法國，及最近完全陷於財政破產的澳大利比較，便大得多了。（參照前揭同表）。不用說，資本主義的日本，強制課賦這樣過重的租稅負擔，是表示以租稅維持的帝國主義財政極端膨大，和它的力量不相適應。而這膨大的財政，乃基於三個支出項目之異常浩大。一個是國家爲直接保護或助長資本蓄積之諸種支出；

黃埔月刊 論稅 日本帝國主露財政之危機

四

還有一個，是軍事的支出，尤其是爲了極度膨大的軍備之維持擴張所需的諸種支出。請先看國家財政之總歲出中，軍事費所占的比例。

第二表

國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三年		
	國民所得	軍事費	軍事費負擔率 對於總歲出之 軍事費比率	國民所得	軍事費	軍事費負擔率 對於總歲出之 軍事費比率
日本	三・一八四 百萬元	一九一	六・〇%	六・一四五 圓	四九九	八・一%
英國	二・二五〇 百萬元	七六	三・五	三・八五〇 百萬元	九五	二・四
美國	三・四・〇〇〇 百萬元	三三五	一・〇	四六・〇 百萬元	六七七	一・一

在一九二二—二四年度的美國軍事費，不過二・一%弱，英國則不過一二%，可是日本却昇至三三・三%了。日本軍事費之龐大，從其對於國民所得的比例而觀，更加顯著，更加正確地表現出來。在同上年度，日本軍事費總額對於其國民所得總額之比例，達八・一%，幾近於英國的四倍，爲美國的七倍以上。同樣的關係，在戰前已極顯著了。（參看第二表）日本國家財政的此種特質，同樣也表現於國債當中。

一九一三年的國債現額計二十六億餘圓，昇至國民所得總額之六七・六%；這比率，較之英國，爲二倍以上，較之美國，爲十九倍，只不及以『利子衣食者經濟』冠於世界的法國罷了。更在一九二三年，公債現額約激增至四十二億，對於其國民所得的比例，又增大至六八・二%了。

構成這樣膨大的國債之主要部分，是軍事公債，是爲保護助長資本家起見，稱爲「殖產興業」公債等等的諸公債，

從日俄戰爭起到世界大戰止的期間，軍事公債占了國債總額的八〇%乃至六〇%。即其後，軍事公債的絕對額，繼續增加，大正十二年曾達六十億，雖在公債總額中軍事公債所占的比例，已較低下，但是在昭和二年還占三一%。這軍事公債之相對的減少，是因為殖產興業公債的增大——由大正二年的三〇%，增大至大正十一年的三八%——其次是因為拓殖事業公債（植民地公債）的增大，最後是因為金融調整公債（資本救濟公債）的增大。植民地公債，由大正五年的三。七%，增大至昭和三年的七。四%；資本救濟公債，由大正十四年的一〇。九%，增大至昭和三年的一六。二%，爲了資本的保護，助長，救濟起見而發行的上記三種公債，在國債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在昭和三年計達五四%，這金額爲三十一億四千三百萬圓。

但是，不消說，無論在國家歲出方面，在公債方面，爲了軍事的支出及負債，和爲了資本蓄積助長的支出及負債，兩者不單在統計上很難嚴密地區別，而且目的及效果上是互相補助的。這是隨着世界帝國主義之發展和軍事上科學的進步，年甚一年的。

一方面，軍備和戰爭依賴軍事工業的愈多，同時，軍事的國家支出，又多在陸海軍部以外的諸部之支出項下開支；而軍事的國家負債在軍事公債以外的名目之下累加起來的，

愈見其多了。

另一方面，爲了軍備及戰爭之膨大的國家支出，常一變而形成了莫大的資本利潤。這就中觀於資本主義的日本之大小財閥無例外地常作「御用商人」，「政商」而發展，常由戰爭而飛躍的一事，即可想見了。這事實，在日本是極其顯著，曾取公開的過程。而對此日本民衆之不關心和認許，乃成爲帝國主義日本的支配關係之一支柱。但是更根本的說來，資本蓄積的繼續運行本身，是依軍備及帝國主義政策之不斷的擴大強化，纔見可能，因爲維持這基本的關係之必要，所以日本的軍閥和其資本家必然地狼狽爲奸，而施展其侵略的野蠻行爲，此次東北的侵佔暴行，便是一個例證。

三、日本財政的負擔

這樣，日本的國家歲出（一般會計），年年繼續地膨脹起來，如明治二十六年爲八千四百萬圓，明治二十六年爲二億五千萬圓（三倍），大正二年爲五億七千三百萬圓（二。三倍），大正十二年爲十五億二千一百萬圓（二。七倍），昭和三年爲十八億一千五百萬圓（一。二倍）。國債也同樣地膨脹，如二億六千萬圓（明治二六年），五億六千萬圓（明治三六年），二十五億八千萬圓（大正二年），四十七億三千萬圓（大正二年），五十八億三千萬圓（昭和三年）。

英 國	四七・八%	五七・一%	五二・二%	四二・九%	一〇九	七五
法 國	三九・五	三〇・七	六〇・五	六九・三	一五三	一二五
德 國	四〇・二	四二・五	五九・八	五七・五	一四八	一三五
意 大 利	三一・七	三三・八	六八・三	六六・二	二一五	一九五
美 國	一一・〇	六三・二	八九・〇	三六・八	八〇九	五八
日 本	二八・四	三三・二	七一・六	六六・八	二五二	二〇一

加之，日本的大衆課稅之負擔的重度，依國家獨占和地
方稅而異常加強。與租稅並立，而構成國家歲入之有力的一
翼之「官業收入」，其八九成是郵政及專賣局益金；此等獨占
，在事實上無異於課高率の間接稅。所以日本的帝國主義財
政，是將租稅及官業收入之七十%直接給大衆負擔。還有地
方稅，在大戰前已達國稅的半額左右，其後很急激地增加，
在昭和二年，計達國稅之七〇%的六億四千四百萬圓。有名
的「戶數割」與雜種稅及其他之外還加上使用費，手續費，夫

役，及強制的捐款等等，奪去如何多的勞動所得，更不用說
了。

不獨如此，一切課於利潤，利子，地租的『所有課稅』，
更轉嫁到大衆身上去。

誠然，在企業家和勞動者對立的現存社會制度之下，資
本家藉減低工銀或抬高商品價格，而使高率的課稅無害於自
己。在事實上，日本的資本家強給勞動者以半殖民地地低少
工資和長勞動時間，近來又強行「能率增進」，以提高他們的

剩餘價值率。因此，日本的勞動者階級所過分被榨取的，便是資本家階級應以租稅納給國家的剩餘價值部分了。爲轉嫁租稅，提高剩餘價值率的另一方法，是商品價格之抬高，這在最近的十四五年間，經下迷爾，托辣斯業的獨占價格形成之過程而大規模地實現，負擔就轉嫁到消費者的大衆身上。

較爲大規模的租稅轉嫁，是行於廣泛的農村。若在農業方面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地主僅得「差額地租」，則課於地租所得的租稅，是不轉嫁的。但是，在半封建的小農制支配着的日本農村，則地主依抬高佃租和地價，而將租稅轉嫁於佃戶或小自作農。日本農業的佃租，不單是侵蝕佃戶的利潤所得，而且是侵蝕勞動所得之一種法外高昂的「高利地租」。而法外高昂的耕地價格，是反映這「高利的地租」的。廣汎的貧農層及中農之大部分，將自己的利潤，工資，以佃租地價的形式，付給地主，而在事實上係替地主繳納稅金。日本的農村，是遺留着根深蒂固的，有地方的資本家及寄生的地主之強力支配，及具有官吏獨裁之「非自治的自治體」〔府、縣〕之行政。在這樣的農村裏，課於地主及其他所有者階級的所得之地「方稅」，即依佃租，地價以外之種種通路，也得被轉嫁於農民大衆。如高利的借金，便是一個好例。但是，農民大衆，却占日本勞動所得者大衆之壓倒的多數。

一方面而日本有富豪財閥的榨取，他們投巨額的資本於兩合無限公司，保有高昂價格的土地，其目的無非在於榨取。另一方面，以廣大的大衆課稅爲中心之稅制，已組織的樹立起來，以企圖所有課稅之完全轉嫁。

日本財政的負擔者是誰？負擔者除了日本的勞動者，農民大衆，被榨取者大衆以外，沒有別的人了！

這負擔，對於所得的比例如何呢？就中僅國稅的負擔，已占每人國民所得的二成二分。但是，這二成二分，並不是英國的每人國民所得八百五十圓之二成二分，而是日本人之飢餓的所得一百另二元之二成二分。而且這一百另二元，是包含三井三菱以下之資本家地主的平均數，若是僅僅計算被榨取者大衆之所得的平均，便更加少了。

膨大的日本帝國主義財政之一切費用，確在九〇%以上是直接或間接使被榨取者大衆負擔，而奪取其所得的大部分。這樣的制度爲甚麼在資本主義的日本爲可能呢？這是因爲由於日本半封建的過小農制之廣汎的遺存，貧農大衆及其子弟的勞動者大衆間所具有的家長制觀念之桎梏，和有產階級之直接的壓迫，而使久無真正鬥爭組織的日本勞動者農民大衆，對於有產階級的租稅政策，不能爲有效的抗爭。

（待續）